



梁君度

作為以形體對話的雕塑者，我深知造像不是摹寫皮相，而是重構一個即將在空間裏重新呼吸的魂魄。中國著名雕塑家潘鶴先生當年為我父親梁永泰先生塑像時，面對一疊靜默的平面照片，他定然感到了某種根本的匱乏。相片是時光的標本，是某一瞬光線投射在平面上的化石；而雕塑，是從所有曾被凝視的時光中，提煉出一具可以承受環繞、觸摸，並在每一個新角度下重新活過來的立體生命。他需要的不再是遺影，而是一個鮮活的、可供環繞觀察的參照體，一個能重新喚起他對故人立體記憶的媒介。我兄長梁君令的面容，與我父共享着骨骼深處的密碼與神氣流轉的痕跡，他站在那裏，便是一座會呼吸的、最權威的「考據」。潘鶴先生要做的，是以刀鑿為引，從這鮮活的相似裏，召喚出那個沉睡在記憶深處的本尊。他塑造的，不僅是梁永泰先生的容貌，更是那段被驟然中斷的、在零丁島寫生的藝術家生命，使其終以堅固的材料，獲得了不朽的形態。

無獨有偶，當畫家陳挺通欲為梁君令先生造像時，同樣越過了靜態的照片。這是寫實藝術家之間一種無需言傳的共識：最終的「真實」，不在於凝固的瞬間，而在於動態的關聯與神髓的貫通。畫家筆下的真實，同樣渴求一種在場的溫度與連續的觀察。挺通兄索要的，並非僅僅是面容的圖譜，而是想從我——這個與描繪對象血脈相連、情感交織的凝視者——的眼中，提煉出更為濃縮的認知。我的



百家廊

若荷

在縣城西邊的劉洪文化園裏，有3座大小相同的小山，山依水而立，山下就是著名的汶溪河。我格外偏愛這裏的秋，秋意清冽，卻從來看不出蕭瑟，陽光斜斜地穿過路道樹的枝桠，篩落一地斑駁的樹影，風一吹，幾片早黃的葉子打着旋兒飄下，帶着涼意擦過臉頰。在這個景色優美的地方藏着一間陶笛工作室，有時，我們幾個文友相約着過去串門。

就在那棵百年銀杏樹下，我又聽見了那個熟悉的笛聲。這座為紀念算聖劉洪而建的文化園裏，古建築錯落有致，宏蒙塔靜立山巔，走在附近，常能遇見在此練習管弦的老人家，偶爾，也會遇見張先生，他是陶笛非遺傳承人，製作陶笛已有四十餘年。

張先生為人低調，平淡隨和，問他什麼，他總是先微微一笑，簡短應答後便又低頭擦拭手中的模具——那是在他工作室裏常見的場景。他手裏總握着一支陶笛，看似隨意地摩挲，實則無時無刻不在琢磨着創新。原本只是泥土製成的陶笛，經他的改良，如今已可用多種材質來製作陶笛，他能在一塊木頭上雕出花紋，只要開出音孔，就能變成音調精準的樂器。

陶笛，我一直覺得它太像埙。20多年前我去西安，第一次認識了埙。聽賣埙的老人陶醉地吹着，以至後來的十餘天裏，那聲音始終在心頭縈繞，臨別時買了一個回來。不久，我竟在附近的小攤上看到了它。那不是埙，而是陶笛，它們不僅形態相似，笛音也十分相似，笛身分別刻着龍鳳紋飾，底端垂着金黃的流蘇，令人喜愛不已，我買下來收藏至

今。20多年過去了，上面的色彩鮮艷依舊，金龍盤繞，綵鳳迴翔，每一個線條都富有神韻，栩栩如生。

後來因為機緣，認識了專業製作陶笛的張先生，特意提起此事，他很是驚訝，馬上就要求看看，因沒帶在身上，我只好回家後拍了照片發給他，他看了十分驚訝，告訴我，那對陶笛就出自他手，那對龍鳳正是由他親手所刻的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本地人對陶笛還沒有太多認識，所以做得不多，買者更是寥寥，每做一次同款陶笛，他都在心上記着，那上面的龍鳳紋飾就是他自己設計的，畢竟在當時，也只有他能做出那樣的陶笛，我聽了甚是驚喜。他的工作室裏陳列着各式陶笛，大的如埙，小的可握於掌心。這些精緻的樂器，很多時候人們買去不是為了吹奏，而是收藏，就比如我。有一次，我們在朋友那裏相遇，他打開我發給他的那張陶笛照片，眼神忽然閃動了一下，說：「這是2001年畫的，那時在一家陶笛製作廠，一天要畫上百個陶笛。」說着取過白紙，用寥寥數筆，就將那對龍鳳畫在紙上。

張先生的工作台靠窗而立，擺滿各種工具。他演示如何給陶笛開音，一邊演示，一邊用銼刀在吹口輕輕修整，不時試音。那雙手，在40多年裏製作過至少幾十萬隻陶笛。從集體企業到個人工作室，從暢銷海內外到知音漸稀，他都經歷過。想起我自己，無論怎麼擺弄，始終學不會吹陶笛的遺憾。我覺得，對陶笛而言，能讓它奏出悠揚旋律的人，才是賦予它生命的知音。跳動的音符是它從泥土升華為樂器的靈魂，而在我的

手中，它便失去了靈氣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愉悅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冽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